

千里之行

王 垠

2017年日本教育旅行，非常感謝文柚主任和格維組長“頂真”的規劃，還有同學用心的參與。須坂高校校長在歡迎會致詞時，拿出手機撥放一段久石讓的〈天空之城〉，共鳴度馬上破表，原來久石讓是該校的傑出校友，用音樂拉近彼此的距離，軟化陌生的心靈，佩服校長的用心，而且別出心裁。我在致詞時則介紹來自長野縣的建築大師伊東豐雄，在台灣已有四件世界頂尖的作品。他曾經鼓勵台灣的年輕人，「用整個身體來思考吧！用頭腦所想的事只要三天就變了，然而用身體所思考的事再久都不會改變！」

日本另一位世界級建築大師安藤忠雄，他在大阪城東工業高校畢業後，即前往世界各地旅行，並自學建築。他曾說：在心裡臨摹旅行中反覆行走所留下的軌跡，再三玩味旅途中和他人相遇時的種種對話，進一步深化探索在漫步時曾思考過的一切，旅行便能不斷地進行下去。透過旅行，這些建築家，像是柯比意，路易斯·康等，不僅用自己的五官及知覺去直接體驗空間、吸收創作靈感上的養分，更重要的或許是在於抽離了具有惰性的日常生活，而強化了思考的深度，達成了與自己的對話。

體驗學習，學習體驗。在長野縣小諸市以及琦玉縣秩父市的 Homestay，透過 Home 爸、Home 媽的熱情招待，體會滿滿的溫情。我想跟同學提醒的是，父母把你扶養長大，給你各種學習的機會，他們所賦予你的自由空間，會隨著你年齡的增長逐漸擴大。他們不一定喜歡你所有的想法。不過他們知道，你必須獲取自己的經驗，如此一來，有朝一日，你才能穩健地獨立自主。他們所傳授給你的，還有你親身經驗的，都會形成帶著你走過人生旅程的知識。這一切的基石，都是你的父母為你奠定的。

村上春樹在《身為職業小說家》一書，時時提醒自己到海外去尋找新邊境。因為他想置身在比較緊張的環境，去開拓新的邊境，試一試自己新的可能性。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日裔作家石黑一雄。他在頒獎典禮致詞時提到，小說寫作讓他逐漸從迷霧中看清世界的輪廓。這輪廓是：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，經濟與機會的不平等日益擴大。尤其，2003年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，以及2008年經濟大衰退後開始實施的財政緊縮政策，導致我們在今天面臨了極右派思想和部落民族主義在各地興起。種族主義再度抬頭，像一隻埋藏深處的怪獸甦醒後，開始在文明街道的底下，不斷翻攪著。

此外，石黑一雄很謙虛的認為，自己的工作就是把文學的小小角落做好。首先，我們必須擴大人類共同的文學世界，納入更多不在我們的舒適區、不屬於第一世界菁英文化的聲音。我們必須更加努力，去發掘那些至今仍不為人知的文學寶藏，無論這些作家來自於遙遠的國度，或原本就生活在我們自己的社區。其次，我們要非常小心，不要過分狹隘或保守地定義什麼是好文學。下一代的人將會用各種新的、甚至是令人困惑的方式，來敘述重要而精彩的故事，我們必須保持開

放的態度，特別是對於文學的體裁和形式，這樣才能培養和鼓勵最好的人。

《小王子》有段話說：無論是房子、星星和沙漠，是因為藏有某種看不見的東西，才使他們看起來這麼美。彩繪達摩，讓我們體會專注把一件事情做好的「職人精神」。看到同學喜悅滿足的表情，印證了「IKEA 效應」，因為人們比較喜歡自己動手完成的作品。須坂高校的茶道體驗，看到主人「奉茶」給客人的過程，除了以客為尊外，也蘊含「互為主體」，甚至是「主客合一」的禪宗境界。鈴木大拙說：禪與茶道的相通之處，在於對事物的純化。一代茶聖千利休也說：茶道就是要找回清閒之心。日本的茶屋雖然小巧，卻是一座心靈的居所。強調所有進入茶屋的人，必須脫掉冠帽，取下武士刀，將世俗的階級拋諸腦後，進入茶屋這個小宇宙裡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從而體會茶道「一期一會」的真諦。

安藤忠雄曾經寫過一本《邊走邊想》的書，他認為人們需要走動才能思考，歷史上許多重要創作者都是邊走邊想，例如貝多芬總是去維也納森林漫步，才能寫出曠世巨作。京都派哲學大師西田幾多郎熱愛小徑漫步，悟出許多哲學道理，終於成就了「哲學之道」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，下次日本教育旅行，邊走邊想，邊看邊聽，或許能夠看到「看不到」的東西，聽到「聽不到」的聲音。